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蘇雪林述

導論

(一) 文學的定義

要研究文學史，須先將『文學』二字的定義弄個明白。中國古來文學兩字連用者止有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孔門四科有『文學』一科。但這『文學』一辭與西洋所謂 Literature 不大相合，不過是指博學的意思，疏謂『文章博學』可證。純料指『文學』而言的只有『文』字略可代表。現在將古書裏文字的定義搜集來比較一下：

(一) 錯畫也

許氏說文六錯畫也，象交文。

易繫釋 物相雜故曰文。

釋名 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合集衆字以成辭義。

禮樂志 五色成文而不亂。

(二) 文字之形也

尙書序 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說文序 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

古今通論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

左傳 有文在其手曰友

(三) 顏色也

周禮天官典絲 供其絲纁組文之物（註畫繪之事青與赤謂之文）

禮樂志 五色成文而不亂

(四) 華美也

許氏說文有彰字，與影字同用。彰卽後之章字，彰卽文字。說文「彡」字，多含美意也。凡與毛飾有關的字如「縵」「彰」等字均從彡。而且從彡之字，多含美意，如「縵」字從彡引伸爲修美。則文學之文從彡含有美的意義可知。

論語 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

論語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五)禮樂法制也，又文物也。(卽文明)

論語 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斯乎？

易經賁卦 剛柔交錯爲天文，文明以上爲人文。

(六)威儀也

詩淇澳序 美武公之有文章

(七)典籍也

論語 文獻不足徵也

孟子 其文則史也

以上所舉定義雖多，但綜合論之：則含有絢爛，優美，秩序……意義。後者文學批評家如劉勰之文心雕龍，梁元帝之金樓子亦均大唱唯美之說。劉之言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纖辭

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綉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情采篇）梁元帝之言曰『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於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立言篇）清阮元主沈思翰藻始得稱本爲文，蓋本元帝之說。

柏拉圖謂雕刻繪畫爲靜的藝術，詩歌音樂爲動的藝術。德國哲學家黑智爾 Hegel 著『美學』Aesthetique 包括音樂，繪畫，雕刻，建築等學而文學亦在討論之列。美國摩爾登 Moulton 著近世文學之研究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分文學爲大類，但皆以『美之藝術』爲標準，謂有美之藝術之價值者皆得名爲文學，不然即詩歌亦不得稱爲文學。

以上諸人所論固有其相當理由，然亦略病其偏。因若以唯美之文學爲文學，則文學之範圍未免過狹了。次論『文學史』三字之定義。文史之名始於唐吳兢西齋書目，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於是後之作史者並於總集之後附列文史一門，錄文心雕龍詩品以下諸評論文學之書。宋中興書目說『文史者譏評文人之得失也』可見文史僅指詩文評論而言，

不能謂之爲文學史。謝朓童謂古來文學史之著述共有七例（中國大文學史四二頁）其自己著作大半以零星的斷片的詩話文話湊合而成無整個的系統，就是誤信古人之說將『文史』當做文學史的緣故。

要知道文學史的意義和歷史的意義是沒有多少差別的。歷史記載一民族之沿革及文化之變遷，好像一條大流，不能從中割斷，文學史之所記載雖限於文化之小部分，但也是文化的雛形，民族的寫照，也是一條不可割斷的大流。諸家文史之作割截分裂，僅能得文學史之一偏而不能挈其全體，仿趙甌北廿四史札記之例，名之爲『文學史札記』尙無不可，若名之爲文學史則大謬了，

（二）文學的界限

（A）學術與文學 中國人思想素有籠統之病，對於文學的界限聚訟紛如。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劈頭一句便說『文之爲德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王充論衡佚文篇『德文之操爲文』文學與那個不可捉摸的『道』和那人生紀律的『德』都要發生聯帶關係則學術之稱爲文學更不必說了。章太炎在他國故論衡裏極力主張學術文辭無所差別。其言

曰『或言學術文辭所由異者學術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見也。……學術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蘊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泊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覩眇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慨隨之矣。心有凝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以文辭學術分者，得其大齊，審察則不當』西洋文學家持論亦往往有與章氏相合者：胡思德 Worcester (1784—1863) 說『文學是求學的結果，就是智識和想像，寫下來保存着的。』瓦納 Vinet (1797—1847) 說『文學是知識流傳在書籍裏的。』愛墨係 Emerson (1803—1883) 說『文學是最佳思想之紀錄』章氏若聞此同調之說當以自豪。但其以爲文學有形式內容兩方面。形式指構造組織而言，內容指思想感情而言。學術文之職務在增人之智慧，偏重內容——且偏重思想——形式則往往不論。文學則既有情感 feeling 之美又有藝術 Art 之美。又學術固如章氏之論可以感人，但不過是一種『滿足』與文學之『感動』不可。『滿足』屬於理智方面『感動』屬於情感方面兩者究有分別。

梁蕭統已有見於此。他編輯文選一書，所選名家之文三十卷，皆爲辭賦，詩歌，序

，贊，碑，銘，誌，表，狀，奏，牋記各類而屏去經史子不錄。其語備見於文選序中可以參看。

但經子等學術文雖未可討論之於文學史，而其中有數部實爲中國散文之淵源，未便完全置之不理。今之編文學史者一例排斥覺不合。

(B) 史學與文學 章太炎文學論略云：『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猶曰今文家曲說云爾。太史公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爲文矣。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之益進。則典章制度亦謂爲文學也。』章氏講國學概論分國學爲三部曰經學曰哲學，曰文學而缺史學，因爲他認史屬於文學之範圍所以不另立一部。後之著文學史者無不兼論史學，近人則引蕭統『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之說大肆攻擊。我以爲文學固不可與史相混，而文學史中有时也不可缺乏歷史家。如史記之項羽本紀，刺客傳……其描寫過去英雄之行動，有聲有色，如火如荼，如謂爲紀事文，不如謂之爲文學。且史記爲中國記事文之最佳者影響後代散文非同小可，文學史寧不論那俳優式的司馬相如倒少不了這個偉大散文家司馬遷。(按

胡適白話文學史引史記最多且連帶及於漢書（法國泰納Taine 也是一個歷史家，但行文極為優美，為散文模楷，故法國任何文學史皆載其傳記及其著作。

章學成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盡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又曰『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又曰『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此者皆玩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可知史與文學有時不能分析。

(三) 文學與時代環境之關係

(A) 文學與時代 大凡一種文學之發生與時代都有密切的關係。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的著者 Posnett 說『文學是根據於當時的生活及思想而發生的』愛羅孫也說『時代精神的特徵能左右藝術家。藝術家能把時代精神在創作裏表現出來，那創作才有雄沈博大之趣』又說『無論何人都不能逃出他的時代，他的邦國，并且做出和他的時代，他的教育，他的宗教，政治，習慣，藝術沒有關係的作品。雖然有人想極端保存自己的特色，極端想貫徹己意，姿逞空想，也不能把蘊釀他作品的那些思想痕迹，一一從作品上拭去。』所以提威Dewey 在他的近代英國詩人 Modern English Poets 曾發問道『倘使

莎士比亞生在十四世紀，他的才能會發展到這步田地嗎？『這答案當然是『不』，莎士比亞之所以能發揮他特異的稟賦，馳聘他淋漓的大筆，著成多篇千古不朽的戲劇，是要感謝那十六世紀的以里沙白時代 Elizabethan age。若他生在思想尙甚閉塞的時代，也許他的天才就此湮沒了。胡適提倡白話文學居然風靡一世，獲了意外的成功，若在三十年前發此議論，世人當以夢囈目之了。不但莎士比亞和胡適，無論什麼文學家都逃不出這例子的。又日本廚川白村文藝思潮論說古典，浪漫，自然，寫實新浪漫各文學主義之發生都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其言尤爲透切。

證之我國則三百篇都是時代的反映，胡適哲學史大綱論之最詳。至於宋詞元曲及元人小說的發達亦都與時代有關，宋詞承唐詩之敝又受外國音樂之影響，遂大爲發展。尤以異族人主中國不知愛重文學，通俗文人，有活動之機會故劇本及小說得以發達。清代雍乾年間屢興文字大獄，一般文人圖避慘禍，相率鑽入故紙堆，於是考据之學前無古人。讀文學史而從時代著眼，大約徑路是不大錯的。

但這話也不可太拘執了。要知時勢能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時勢。文學史上有許多奇

異的天才，往往於文運衰敝之際，異軍突起，獨鐫偉詞，打開一代的風氣，如戰國之屈原，唐之李杜與韓愈皆是。王爾德說『藝術非時代的生產物，這是與時代並存，對立，或者預造未來，所以藝術不是摸倣人生，反之，人生却是摸倣藝術的。偉大的藝術家先創造一個型式，以後人生乃在民衆的形態下，把這個再生產出來。』五氏甚至主張巴爾扎克 Balzac 把他的人間喜劇 *Comédie Humaine* 創造十九世紀。英國畫家多那 William Turner 創造了英國的霧，他的話固然流於極端，令人發笑，但也不能說絲毫沒有理由。

(B) 文學與環境 泰納 Taine 在英國文學史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序文裏說藝術之產生有種族 *Race* 環境 *milieu* 時間 *Le Moment* 三大原因。環境包括政治社會諸條件，而又包括氣候的條件。他論氣候道：『我於對於日爾曼和希臘拉丁族中的國民性的差異大部分是由於氣候的不同。一方是寒冷潮濕的國土，沼澤森林，荒涼冷落，且是尚未開闢的大海岸，因此多懷著深沈而強烈的感覺，好飲酒，人物粗野，偏於戰鬪及肉食的方面；一方則處景色最美之地，當波光如醴的海岸，航海貿易，實為便利，故無粗野的慾求，自始即偏於感情及能力方面，發而為社會習慣，政治組織，談話遊戲，科學發明』

，文學藝術等』泰納發表此論之前有寶爾斯 Du Bois 教士著關於詩歌及繪畫的批判的考察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la Peinture* 曾說諸民族生活之動因，是空氣與氣候。諸民族之差異，起於空氣之差異，甚至謂藝術不發達之民族，是由其所居地之空氣不適宜於藝術之故。

北史文苑傳序『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節』歐陽修上書有云『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晁公武讀書志『南學簡約而得英華，北學深淵而窮枝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發揮此說尤爲詳盡，其言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濁，其人民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清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作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多言志抒情之作』再如屈原離騷藉江南景物而成，謝靈運游覽諸作憑藉永嘉之山水，柳宗元之八記則發生於永州之勝景。不但文學如此畫有南宗北宗，書有南派北派，而元明詞曲亦有南北之別。

或謂環境影響文學之說殊無理由，如泰納嘆美希臘天然美景指爲藝術發祥之地。但

意大利人 Tullio 也生活於同一溫和的氣候裏，同樣美麗的海岸邊，何以不能產生雅典那樣的藝術與文學呢？不知這種特殊之例是不能概括全局的。而且南北同異在地理上之關係不如其在政局之關係，統一時差異少，分裂時差異多。譬如周代戰國時南北文學精神面目。確非雷同。又如北南朝南方多出文人，北方則多產經師，都是政局紛裂，交通梗滯，文藝思潮不能互相影響之故。至於兩漢唐代，宋代，南北均產文人，元以後政局統一南北之分便不大顯著了。

(四) 文學與進化

人類天天在進化的現象之中，表現人類感情思想的文學當然也要隨着歷史而進化。但中國古人研究文學少有注意於進化兩字者，詩經時代過去了，一二千年後的人尙要『塗改清廟生民詩』離騷的時代過去了，偏有小山之徒不相干的擬作。詞的發展在兩宋已登峯造極了，清代又產生了盈百盈千的詞家。白費了精力與時間，反弄得喫力不討好。若如此批評古人文字也往往取其糟粕遺其精華，把假古董代替了真珍寶豈非極冤之事。因此，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只宜討論進化的作品而將那些退化的作品束之高閣。

什麼才算進化的文學呢？清代焦循在他《易餘籥錄》裏有一篇極著名的文章，論中國進化文學確有見地，特爲介紹於下：

商之詩僅存頌，周則備風雅頌，載諸三百篇者尙矣。而楚騷之體則三百篇之所無也。此屈宋爲周末大家，其韋玄成父子以後之四言，則三百篇之餘氣餘魂也。漢之賦爲周秦所無，故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爲四百年作者。而東方朔，劉向，王逸之騷仍未脫周楚之科目，其魏晉以後之賦則漢賦之餘氣遊魂也。楚騷發源於三百篇，漢賦發源於周末，五言詩發源於漢之十九首及蘇李贈答，而建安而後，歷晉宋齊梁，晉周隋於此爲盛，一變於晉之潘陸，宋之顏謝，易樸爲雕，化奇作偶，然晉宋以前未知有聲韻也。沈約卓然，創始四聲，自此而後，變蹈厲爲柔和，宣城水部冠冕齊梁，又開潘陸顏謝所未有矣。齊梁者樞紐於古律之間者也。至唐遂專以律傳；杜甫劉長卿，孟浩然，王維，李白，崔顥，白居易，李商隱之五律七律，六朝以來所未有也。若陳子昂，張九齡，韋應物之五言古詩，不出魏人之範圍，故唐人詩以七律五律爲先，七古五古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晚唐漸有詞，與於五代而盛於宋，爲

唐以前所無，故論宋宜取其詞：前有秦柳蘇晁，後則漢周吳姜蔣足與魏之曹劉，唐之李杜相輝映焉。其詩人之有西崑，西江詩派，不過唐之緒餘，不足評其乖合矣。詞之體盡於南宋金元乃變爲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爲一代鉅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甫，金正希，章大刀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珠不可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則專錄其詞；元則專錄其曲，明則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偶與人論詩而記於此。

這篇文字在當時尙無人注意現在可成了文學史上的金科玉律。凡編文學史的人，無不採取他的意見了。

嚴格論之焦氏此文，對於文學史亦有其缺點第一他偏重韻文，而忽略散文，以之用於韻文史則可，用於整個文學史則不可（陳鍾凡韻文通論陸侃如中國詩史已採用焦氏意

見）況唐代之傳奇，宋評話小說，明清以後愈亦發達，今則民間，佛曲，歌謠亦在研究之列，若憑焦氏之意惟有一切割愛。這樣則文學史豈不成了胡適所謂『古文傳統史』了呢。第二文學的生命長短不見一律的。有的文學，只活得幾百年如楚騷漢賦是也，有的文學一二千年來還在繼續發展，如古近體詩是也。楚騷漢賦，範圍過於狹，形式過於單調，經過許多作家試作之後，便達到成熟的年齡，不能再發育了。至於古近體詩，體裁極複雜，音節極繁富，格律極多變化，無論何等作家，都能自由運用，不感窘乏，所以自唐至於明清，著名詩家，仍復彬彬輩出，優美的作品，亦復層出不窮。但看李杜王孟之後，又有蘇黃楊陸……直到古近體真個油乾燈盡的清末，尙產生了黃公度康有爲那種詩家，可見焦氏說古近體詩終於唐代是不可信的了。況且中國文素重因襲而輕創作，他們寧可萃畢生精力研究一傳統文學而不願在新文學上多費心思，這樣固有些阻礙文學進化的途徑，但他們全力所爲的作品，究有可觀。具體的說，蘇軾的詞固妙，而他真實本領的表現還在他的詩文，我們略去他得意作品，只談其遊戲之作，古人有知未必心服。

然比較觀之，焦氏之說洞見文學進化的原理，眼光實超人一等，我們現在編文學史，不妨以焦氏意見爲主幹，有時參以己見，改正他的偏宕處便可以了。